

河南邵氏聞見前錄

一





河南邵氏聞見前錄

(一)

邵伯溫著

## 四庫全書提要

聞見前錄二十卷。宋邵伯溫撰。伯溫有易學辨惑。已著錄。伯溫藉邵子之緒。猶及見元祐諸耆舊。故於當時朝政。具悉端委。是書成於紹興二年。前十六卷。記太祖以來故事。而於王安石新法始末。及一時同異之論。載之尤詳。其論洛蜀朔三黨相攻。惜其各立門戶。授小人以閒。又引程子之言。以爲變法由於激成。皆平心之論。其記鎧籠錦。事出文彥博之妻。於事理較近。其記韓富之隙。由撤簾不由定策。亦足以訂強至家傳之譌。周必大跋呂獻可墓誌。謂伯溫是書。頗多荒唐。凡所書人。及其歲月。鮮不差誤。殆好惡已甚之詞。不盡然也。十七卷多記雜事。其洛陽永樂諸條。皆寓麥秀黍離之感。十八卷至二十卷。皆記邵子之言行。而殤女轉生。黑猿感孕。意欲神奇其父。轉涉妖誕。又記邵子之言。謂老子得易之體。孟子得易之用。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人。亦不以爲非。似乎附會。至投壺一事。益猥瑣不足紀。蓋亦擇焉不精者。取其大旨可耳。

# 邵氏聞見前錄序

易曰。君子多識前言往行。以畜其德。孟子曰。則聞而知之。則見而知之。伯溫早以先君子之故。親接前輩。與夫侍家庭。居鄉黨。遊宦學。得前言往行爲多。以畜其德。則不敢當。而老景侵尋。偶負後死者之責。類之爲書。曰聞見錄。尙庶幾焉。紹興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甲子河南邵伯溫書。

先君子嘗曰。吾自爲童子。奉康節公几杖。於左右多閱天下之士。故自富文忠公。司馬文正公。呂正獻公而下。吾皆得從之遊。其學道淵源。可尊而行之者。將終吾身焉。然吾老矣。思有以遺後之學者。乃著其所聞見於書。自爲之序。紀述甚廣。烏乎。國以典刑爲重。曰老成人者。則又重焉。故曰雖無老成人。尙有典刑。蓋以言行所從來者遠矣。士如孔子者。有所未知。必訪先達之士。既有得有立。於禮經者之語。曰吾聞之老聃云。其嚴如此。先君平居如齋。淡然無甚好。惟喜著書。此書獨晚出。雖客寓疾病中。筆削不置。其心可悲矣。先君旣不幸。上得其平生之言。有制褒揚甚備。博不肖。終無以顯先君之令德。類次其遺書。旣成。於絕編斷簡之中。得聞見錄。爲次第二十卷。并傳於代。蓋自紹聖以來。大臣用私意亂天下。至有所懼也。又取小夫佞人爲史官。以文之。而史法始壞矣。上不直之。下詔學士。更修以出之。嗟夫。先君已矣。則是書也。尙有取焉。仲子博謹序。

#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一

宋 邵 伯 溫 著

太祖微時。遊渭州涇原縣。過涇州長武鎮。寺僧守嚴者。異其骨相。陰使畫工圖於寺壁。青巾褐裘。天人之相也。今易以冠服矣。自長武至鳳翔。節度使王彥超不畱。復入洛。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。晝寢。有藏經院主僧。見赤蛇出入帝鼻中。異之。帝寤。僧問所向。帝曰。欲見柴太尉於澶州。無以爲資。僧曰。某有一驢子可乘。又以錢幣爲獻。帝遂行。柴太尉一見奇之。畱幕府未幾。太尉爲天子。是謂周世宗。帝與宣祖俱事之。南征北伐。屢建大功。以至受禪。萬世之基。實肇於澶州之行。帝卽位。盡召諸節度入覲。宴苑中。諸帥爭起論功。惟彥超獨曰。臣守藩無效。願納節。備宿衛。帝喜曰。前朝異世。事安足論。彥超之言是也。從容問彥超曰。卿當日不畱我何也。彥超曰。涔蹄之水。不足以澤神龍。帝若爲臣留。則安有今日。帝益喜曰。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。長壽寺僧亦召見。帝欲官之。僧辭。乃以爲天下都僧錄歸洛。今永興有彥超畫像。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。皆偉人也。烏乎。聖人居草昧之際。獨一僧識之。彥超雖不識。及對帝之言。亦自有理。異哉。

周世宗死。恭帝幼冲。軍政多決於韓通。並掌軍政。通愚愎。將士不附。太祖英武。有度量智略。多立戰功。故皆愛服歸心焉。將北征。京師之人。喧言出軍之日。當立點檢爲天子。富室或挈家逃匿他州。太祖聞之。

懼。密以告家人曰。外間詢詢如此。奈何。太祖姑卽魏氏長公主。面如鐵色。方在廚。引麪杖逐太祖曰。大丈夫臨大事。可否當自決。乃於家間恐怖婦女。何爲耶。太祖默然而出。

太祖初登極時。杜太后尙康寧。與上議軍國事。猶呼趙普爲書記。嘗勞撫之曰。趙書記且爲盡心。吾兒未更事也。太祖待韓王如左右手。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占市人第宅。聚斂財賄。上怒叱之曰。鼎鑪尙有耳。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。命左右曳於庭數匝。徐復冠。召升殿曰。後當改姑赦汝。勿令外人聞也。

太祖將受禪。未有禪文。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在旁。出諸懷中。進曰。已成矣。太祖繇是薄其爲人。穀墓在京師東門外覺昭寺。已洞開。空無一物。寺僧云。屢掩屢壞。不曉其故。張舜民曰。陶爲人輕險。嘗自指其頭。謂必戴貂蟬。今燭髑亦無矣。

太祖初受天命。誅李筠。李重進。威德日盛。因問趙普。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。帝王凡易十姓。兵革不息。生靈塗地。其故何也。吾欲息兵定長久之計。其道如何。普曰。陛下言及此。天人之福也。唐季以來。戰爭不息。家國不安者。無他。節鎮太重。君弱臣強而已。今欲治之。惟稍奪其權。制其錢穀。收其精兵。則天下安矣。語未卒。帝曰。卿勿復言。吾已悉矣。頃之上。因晚朝。與故人石守信。王審琦飲酒。帝屏左右。謂曰。吾資爾曹之力多矣。念爾之功不忘。然爲天子亦大艱難。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。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。守信等問其故。帝曰。此豈難知。所謂天位者。衆欲居之爾。守信等皆頓首曰。陛下出此言何也。今

天命已定。誰敢復有異心。上曰。不然。汝曹雖無此心。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。一旦以黃袍加汝之身。汝雖欲不爲。其可得乎。守信等泣涕曰。臣愚不及此。惟陛下哀憐。示以可生之塗。上曰。人生如白駒過隙耳。所謂富貴者。不過欲多積金錢。厚自娛樂。使子孫顯榮耳。汝曹何不釋去兵權。擇便好田宅市之。爲子孫立永久之業。多置歌兒舞女。日飲食相權。以終天命。君臣之間。兩無猜嫌。上下相安。不亦善乎。守信等皆拜謝曰。陛下念臣及此。幸甚。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政。上許之。盡以散官就第。所以慰撫賚甚厚。或與之結婚。於是更置易制者。使主親軍。其後又置轉運使。通判使。主諸道錢穀。收天下精兵以備宿衛。而諸功臣亦以善終。子孫富貴。迄今不絕。向非韓王謀慮深長。太祖深明果斷。天下無復太平之日矣。聖賢之見。何其遠哉。世謂韓王爲人陰刻。當其用事時。以睚眦中傷人甚多。然子孫至今享福祿。國初大臣鮮能及者。得非安天下功大乎。

太祖遣曹彬伐江南。臨行諭曰。功成以使相爲賞。彬平江南歸。帝曰。今方隅未服者尙多。汝爲使相。品位極矣。豈肯復戰耶。姑徐之。更爲吾取太原。因密賜錢五十萬。彬怏怏而退。至家見錢布滿室。乃歎曰。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。何必使相也。烏乎。太祖重惜爵位如此。孔子稱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。太祖得之矣。

祖宗開國。所用將相皆北人。太祖刻石禁中曰。後世子孫。無用南人作相。內臣主兵。至眞宗朝。始用閩人。其刻不存矣。烏乎。以藝祖之明。其前知也。漢高祖謂吳王濞曰。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。非汝耶。然天下

一家慎無反已而果然。藝祖亦云。

太祖卽位之初。數出微行。以偵伺人情。或過功臣之家。不可測。趙普每退朝。不敢脫衣冠。一日大雪向夜。普謂帝不復出矣。久之聞叩門聲。普出。帝立風雪中。普惶懼迎拜。帝曰。已約晉王矣。已而太宗至。共於普堂中。設重裯地坐。熾炭燒肉。普妻行酒。帝以嫂呼之。普從容問曰。夜久寒甚。陛下何以出。帝曰。吾睡不能著。一榻之外。皆他人家也。故來見卿。普曰。陛下小天下耶。南征北伐。今其時也。願聞成算所向。帝曰。吾欲下太原。普默然久之。曰。非臣所知也。帝問其故。普曰。太原當西北二邊。使一舉而下。則二邊之患。我獨當之。何不姑畱。以俟削平諸國。則彈丸黑子之地。將無所逃。帝笑曰。吾意正如此。特試卿耳。遂定下江南之議。帝曰。王全斌平蜀多殺人。吾今思之。猶耿耿。不可用也。普於是薦曹彬爲將。以潘美副之。明日命帥。彬與美陞對。彬辭才力不迨。乞別選能臣。美盛言江南可取。帝大言諭彬曰。所謂大將者。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。則不難矣。美汗下不敢仰視。將行。夜召彬入禁中。帝親酌酒。彬醉。宮人以水沃其面。既醒。帝撫其背以遣。曰。會取會取。他本無罪。只是自家着他不得。蓋欲以恩德來之也。是故以彬之厚重。美之明銳。更相爲助。令行禁止。未嘗妄戮一人。而江南平。皆帝仁聖神武。所以用之得其道云。太祖初卽位。朝太廟。見其所陳籩豆簠簋。則曰。此何等物也。侍臣以禮器爲對。帝曰。我之祖宗。寧曾識此。命撤去。亟令進常膳。親享畢。顧近臣曰。却令設向來禮器。俾儒士輩行事。至今太廟。先進牙盤。後行禮。康節先生嘗曰。太祖皇帝。其於禮也。可謂達古今之宜矣。

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府置建昌宮。晉改曰大寧宮。周世宗雖加營繕。猶未如王者之制。太祖皇帝受天命之初。卽遣使圖西京大內。按以改作。旣成。帝坐萬歲殿。洞開諸門。端直如引繩。則歎曰。此如吾心。小有邪曲。人皆見矣。帝一日登明德門。指其榜。問趙普曰。明德之門。安用之字。普曰。語助。帝曰。之乎者也。助得甚事。普無言。

太祖登極未久。杜太后上仙。初從宣祖葬國門之南奉先寺。後命宰相范質爲使。改卜未得地。質罷。更命太宗爲使。遷奉於永安陵。又欲遷遠祖於西京之穀水。蓋宣祖微時葬也。相並兩冢。開壙皆白骨。不知辨。遂卽墳爲園。歲遣官並祭。洛人謂之一寢二位云。伊川先生程頤曰。爲並葬擇地者。可以謂之智矣。太祖獵近郊。所御馬失。帝躍以下。且曰。吾能服天下矣。一馬獨不馴耶。卽以佩刀刺之。旣而悔曰。吾爲天子。數出游獵。馬失又殺之。其過矣。自此終身不復獵。

太祖朝。晉邸內臣奏請木場大木一章造器用。帝怒批其奏曰。破大爲小。何若斬汝之頭也。其木至今在半枯朽不動。烏乎。太祖於一木。不忍暴用以違其材。況大者乎。

忠正軍節度使王審琦與太祖皇帝有舊。爲殿前都指揮使。禁中火。審琦不待召。領兵入救。臺諫官有言。罷歸壽州本鎮。朝辭。太祖諭之曰。汝不待召。以兵入衛。忠也。臺臣有言。不可不行。第歸鎮。吾當以女嫁汝。子承衍者。召承衍至。則已有婦。樂氏辭。帝曰。汝爲吾壻。吾將更嫁樂氏。以御龍直四人。控御馬。載承衍歸。遂尙秦國大長公主。樂氏厚資嫁之。帝謂承衍曰。汝父可以安矣。審琦歸鎮七年。率先諸鎮納節。

以使相薨。追封秦王。諡正懿。承衍官至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河中尹。薨贈尚書令。追封鄭王。烏乎。太祖駕御英雄。聽納言諫。聖矣哉。

僞蜀孟昶。以降王入朝。舟過眉州湖濱渡。一宮嬪有孕。昶出之。祝曰。若生子。孟氏尙存也。後生子。今爲孟氏不絕。昶治蜀有恩。國人哭送之。至犍爲別去。因號曰蜀王灘。蜀初平。呂餘慶出守。太祖諭曰。蜀人思孟昶不忘。卿官成都。凡昶所權稅食飲之物。皆宜罷。餘慶奉詔除之。蜀人始欣然。不復思故主矣。

眞宗景德元年。契丹入寇。犯澶淵。京師震動。當時大臣有請幸金陵。幸蜀者。左相畢文簡公病不出。右相寇萊公獨勸帝親征。帝乃決。遂幸澶淵。帝初不欲過河。寇公力請。高瓊控帝馬渡浮梁。帝登城。六軍望黃屋呼萬歲。聲動原野。士氣大振。帝每使人覘萊公動息。或曰。寇準晝寢。鼻息如雷。或曰。寇準方命庖人斫鱸。帝乃安。旣射死虜驍將順國王撻覽。虜懼。請和。帝令擇重臣報聘。萊公遣侍禁曹利用。上曰。凡虜所須。卽許之。萊公戒之曰。若許過二十萬金幣。吾斬若矣。和議成。諸將請設伏邀擊。可使虜匹馬不返。萊公勸帝勿從。縱契丹歸國。以保盟好。帝回鑾。每歎萊公之功。小人或譖之曰。陛下知博乎。錢輸將盡。取其餘盡出之。謂之孤注。陛下寇準之孤注也。尙何念。帝聞之驚甚。萊公眷禮遂衰。

眞宗東封西祀禮成。海內晏然。一日開太清樓宴親王宰執。用仙韶女樂數百人。有司以宮嬪不可視外。於樓前起彩山幃。樂聲若出於雲霄間者。李文定公。丁晉公。坐席相對。文定令行酒。黃門密語晉公曰。如何得倒了假山。晉公微笑。上見之。問其故。晉公以實對。上亦笑。卽命女樂列樓下。臨軒觀之。宣勸益

頻文定至霑醉

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。少隨父下峽。至玉泉寺。有長老善相人。謂其父曰。君貴人也。及見后。則大驚曰。君之貴以此女也。又曰。遠方不足留。盍遊京師乎。父以貧爲辭。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。后之家至京師。眞宗判南衙。因張耆納后宮中。帝卽位。爲才人。進宸妃。至正位宮闈。聲勢動天下。仁宗卽位。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。玉泉長老者已居長蘆矣。后屢召不至。遣使就問所須。則曰。道人無所須也。玉泉寺無僧堂。長蘆寺無三門。后其念之。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爲錢建。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。旣成。輒爲蛟所壞。后必欲起之。用生鐵數萬斤壘其下。門乃成。蓋蛟畏鐵也。今玉泉寺僧堂梁記曰。后所建云。



# 河南邵氏聞見前錄卷第二

仁宗好用道引術理髮。有宮人能之。號曰梳頭夫人。一日帝退朝。命夫人理髮。嬪御列侍。帝袖中有章疏。左右爭取之。帝不能止。有從旁讀者。蓋臺臣乞放宮女章也。衆聞之默然。獨梳頭夫人歎息曰。今京師富人。尙求妾媵。豈有天子嬪御。外臣敢以爲言。官家亟逐言者。則清淨矣。帝不語。旣御膳。幸後苑。命內侍按宮人籍。上自出若干人。行臺臣之言也。梳頭夫人以入宮久。首出之。帝亦不問。或謂參知政事吳奎曰。上比漢文帝何如。奎對以此則曰。過文帝遠矣。

仁宗朝程文簡公判大名府時。府兵有肉生於背。蜿蜒若龍伏者。文簡收禁之。以其事聞。仁宗謂宰輔曰。此何罪也。令釋之。後其兵以病死。嗚呼。肉龍生於兵之背。妖也。帝釋之。德足以勝妖矣。兵輒死。宜哉。孫文懿公爲翰林學士。撰升祔李太后赦文曰。章懿太后。丕擁慶羨。寔生眇沖。顧復之恩深。保綏之念重。神馭旣往。仙遊斯邈。嗟乎。爲天下之母。育天下之君。不逮乎九重之承顏。不及乎四海之致養。念言一至。追慕增結。仁宗覽之。感泣彌月。公自此遂參大政。帝問文懿曰。卿何故能道朕心中事。公曰。臣少以庶子。不齒於兄弟。不及養母。以此知陛下聖心中事。上爲之流涕。先是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曰。五嶽崢嶸。崑山出玉。四溟浩渺。麗水生金。蓋以明肅太后爲尊也。學士大夫嘉其善比。獨仁宗不悅。伯溫嘗得老僧海妙者。言仁宗朝因赴內道場。夜聞樂聲出雲霄間。帝忽來臨。觀久之。顧左右曰。衆僧各

賜紫羅一疋。僧致謝。帝曰。來日出東華門。以羅置懷中。勿令人見。恐臺諫有文字論列。嗚呼。仁宗以微物賜僧。尙畏言者。此所以致太平也。海妙又言。嘗觀仁宗二十許歲時。祀南郊。回坐金輦中。日初出面。色與金光相射。眞天人也。因以記之。

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。見定州紅蕤器。帝堅問曰。安得此物。妃以王拱辰所獻爲對。帝怒曰。嘗戒汝勿通臣僚饋送。不聽何也。因以所持拄斧碎之。妃愧謝。久之乃已。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。服所謂燈籠錦者。上亦怪問。妃曰。文彥博以陛下眷妾。故有此獻。上終不樂。後潞公入爲宰相。臺官唐介言其過。及燈籠錦事。介雖以對上失禮遠責。潞公尋亦出判許州。蓋上兩罷之也。或云。燈籠錦者。潞公夫人遣張貴妃。公不知也。唐公之章。與梅聖俞書竄之詩過矣。烏乎。仁宗寵遇貴妃。先於六宮。其責以正禮。尙如此。可謂聖矣。

仁宗朝。王安石爲知制誥。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。各以金樸盛釣餌。藥置几上。安石食之盡。明日。帝謂宰輔曰。王安石詐人也。使誤食釣餌一粒。則止矣。食之盡。不情也。帝不樂之。後安石自著日錄。厭薄祖宗。於仁宗尤甚。每謂漢武帝其心薄仁宗也。故一時大臣富弼。韓琦。文彥博。皆爲其詆毀云。

仁宗時。一日天大雷震。帝衣冠焚香再拜。退坐靜思。所以致變者。不可得。偶後苑作匠進一七寶枕屏。邊取碎之。嗚呼。帝敬天之威如此。其當太平盛時。享國長久。宜矣。至熙寧大臣以天變不足畏。說人主以戒今日之禍。悲夫。

仁宗御馬有名玉逍遙者。馬色白。其乘之安如輿輦也。圉人云。馬行步有尺度。徐疾皆中節。馭者行速。則以足攔之一日。燕王借乘。卽長鳴不行。王怒還之。帝父事王甚恭。配南城馬鋪。久之復奉御。其行如初。帝升遐。從葬至陵下。悲鳴不食而斃。伊川先生程頤謂伯溫曰。驥不稱其力。稱其德也歟。

本朝祖宗以來。進士過省赴殿試。尙有被黜者。遠方寒士。殿試下貧不能歸。多至失所有。赴河而死者。仁宗聞之惻然。自此殿試不黜落。雖雜犯亦收之末名。爲定制。可以謂之仁矣。

仁宗至和間。不豫。昏不知人者三日。旣愈。自言夢行荆棘中。周章失路。有神人被金甲。自天而下。謂帝曰。天以陛下有仁心。錫一紀之壽。帝曰。吾何當歸。神人曰。請以臣之車輅相送。帝登車。問神人何人。曰。臣所謂葛將軍者。帝寤。令檢案道藏。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事。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。立廟京師。帝自此御朝。卽拱默不言。大臣奏事。可卽肯首。不卽搖首。而時和歲豐。百姓安樂。四夷賓服。天下無事。蓋帝知爲治之要。任宰輔。用臺諫。畏天愛民。守祖宗法度。時宰輔曰富弼。韓琦。文彥博。臺諫曰唐介。包拯。司馬光。范鎮。呂誨云。烏乎視周之成康。漢之文景。無所不及。有過之者。此所以爲有宋之盛歟。

仁宗初納光獻后。后有疾。國醫不效。帝曰。后在家。用何人醫。后曰。妾隨叔父官河陽。有疾。服孫用和藥。輒效。尋召用和。服其藥。果驗。自布衣除尙藥奉御。用和自此進。用和本衛人。以避事客河陽。善用張仲景法治傷寒。名聞天下。二子奇。兆皆登進士第。爲朝官。亦善醫。

仁宗初升遐。禁中永昌郡夫人翁氏位有私身。韓蠱者。自言嘗汲水。仁宗見龍繞其身。因幸之。畱其釧。復

遺以物爲驗。遂稱有娠。旣踰期不產。按驗皆蠱之詐。得其釧於佛閣土中。乃蠱自埋也。翁氏削一資。杖韓蠱配尼寺爲童。初執政請誅之。光獻太后曰。置蠱於尼寺。欲令外人盡知其詐。若殺之。則必謂蠱寔生子也。英宗初載。光獻后垂簾同聽政。其決事之明類如此。

仁宗皇帝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升遐。遺詔到洛。伯溫時年七歲。尙記城中軍民以至婦人孺子。朝夕東向號泣。紙烟蔽空。天日無光。時舅氏王元修。自京師過洛。爲先公言。京師罷市。巷哭數日不絕。雖乞丐者與小兒。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。又有周長孺都官赴劍州。普安知縣行亂山中。見汲水婦人。亦載白紙行哭。烏乎。此所謂百姓如喪考妣者歟。

熙寧初。仁宗幼女下嫁錢景臻。京師父老。知其爲仁宗女也。隨其車咨嗟泣涕。元祐中。北虜主謂本朝使人曰。寡人年少時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。蒙仁宗加意優容。念無以爲報。自仁宗升遐。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。已而泣。蓋虜主爲太子時。雜入國使人中。雄州密以聞。仁宗召入禁中。俾見皇后。待以厚禮。臨歸撫之曰。與汝一家也。異日惟盟好是念。生靈是愛。故虜主感之。烏乎。帝上賓旣久。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。此前代所無也。

英宗山陵。有輦官畢達。哭慟於仁宗永昭陵下。曰。臣事陛下四十餘年。得服役天上。死不恨。是夕達暴卒。韓魏公爲司馬溫公云。

永安霍道全者。嘗爲三陵壕寨。年踰九十。坐丁謂移永定陵皇堂事。羈管亳州。道全言地中宿藏物多驗。

亳人神之遇赦歸永安。嘉祐七年，道全忽歷遍川原，觀地形。語人曰：「此地將有大役，明年仁宗升遐，初卜陵，有司召問之道全曰：『今永安地吉，宜徙以爲陵寢。』有司疑其欲騷動縣人，凡所言皆不用。道全亦相繼卒。今永昭陵旣成，或曰地名和兒，原非佳兆。後三年，英宗晏駕。

元豐中，神宗倣漢原廟之制，增築景靈宮，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，奉安禁中。涓日，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，赴宮。觀者夾路，鼓吹振作。教坊使丁仙現舞，望仁宗御像，引袖障面。若揮淚者，都人父老皆泣下，嗚呼。帝之德澤在人深矣。